蚌埠古今

苗沛霖部与清军大小蚌埠攻防战

□辛建 文/图

19世纪50至60年代，安徽淮北地区出现了一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纵横捭阖于太平天国、捻军与清廷之间，“名震两淮”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他就是被史家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军阀”的苗沛霖；而在同治二年（1863）其与清廷反目为仇的作战中，位于淮河南北两岸的蚌埠集（当时南岸部分称“大蚌埠”，北岸称“小蚌埠”）也成为必争之地，双方水陆之师在此激战达200余天，使当地生灵涂炭，社会生态遭到破坏。本文依据档案史料，对苗沛霖所部与清军在大、小蚌埠的攻防战经过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晚清苗沛霖势力的崛起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出生于清代嘉庆年间，世为农，兼为人佣耕。他“少负意气”，“倜傥有大志”，不甘安命居贫，“年三十而补弟子员”，继续“习贫攻苦”，取得秀才功名。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举兵北伐，皖北捻军纷起响应，欲为乱世英雄的苗沛霖投笔而起，以“筑寨”“积粟”“治兵”号召乡里，但无人响应，直至咸丰六年（1856），始与怀远邹兆元、同里徐立壮纠众结盟，打起“御捻”旗号，初步形成自己的势力。

咸丰七年（1857），在皖督师的清钦差大臣胜保对其进行招抚，苗沛霖应之，此后“藉受抚之名，行谋叛之实”，所部苗家军以“团练”为名，在皖、豫两省积极配合清军“剿捻”的同时，暗中继续扩充势力并急剧膨胀，成为“南通光、汝，西薄归、陈，东逾州来，北尽黄河之浒，连圩数千，众数十万，讼狱大小皆口决，县令守符玺而已”的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武力集团（[清]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

苗沛霖集团羽毛丰满，遂走上与清廷分庭抗礼道路。咸丰十年（1860）秋，苗沛霖乘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清咸丰帝逃奔热河之机，“僭称河北天顺王”（[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从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二年（1863），苗沛霖集团先后发动了三次抗清高潮（参见池子华：《苗沛霖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而苗部与清军大、小蚌埠攻防战，即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其第三次抗清高潮时期。

二、苗沛霖部进袭蚌埠、怀远与清军的应对部署

同治二年（1863）二月，捻军盟主张乐行集众20余万与清军僧格林沁部、已倒戈降清的苗沛霖集团展开雉河集（今涡阳县境）大战，结果全军尽殁，张乐行突围出走被擒。狡兔死，走狗烹。张乐行前期捻军覆灭，加上在皖的陈玉成部太平军败亡和苗沛霖在清廷的靠山胜保被褫职逮问，使苗“顿失所望，举止失措”，感到大祸将临，危不自安；而僧格林沁与署理安徽巡抚唐训方在张乐行败亡后“札令苗沛霖将（团）练归农”（《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第180卷，僧格林沁、唐训方奏折，以下简称《方略》），即督令苗家军兵员就地解散、卸甲归田，这对苗沛霖来说更属釜底抽薪之举了。

不甘坐以待毙的苗沛霖决心孤注一掷。是年三月十五日（公历5月2日），苗沛霖趁僧格林沁统领所部驰赴山东攻剿宋景诗黑旗军、“皖省空虚”之机，传集各旗旗主、各营营主齐到下蔡（今凤台县境）“共议归农”，实则“定议复叛”，再掀大规模抗清运动。之后，苗沛霖先发制人、“四路举事”：首先派兵袭攻“势居要害”的蚌埠、占据“滨淮要区”怀远县城，“并分党进逼蒙城，围攻寿州”（《方略》第185卷，唐训方奏折），与清军在淮河流域展开了新一轮激烈争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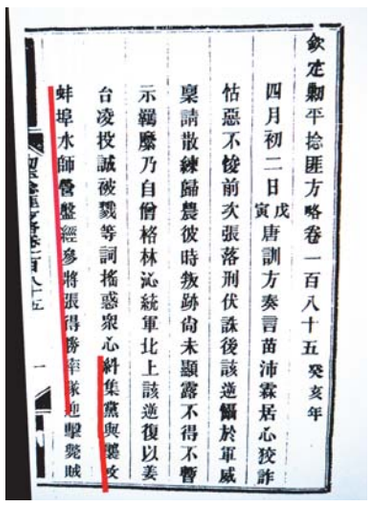
当时指挥调度在皖清军与苗沛霖集团作战的统领，主要是驻扎在蚌埠以东数十公里临淮关的安徽巡抚唐训方。其针对苗部的作战总体部署为：一方面调集在皖北的各路兵马进行堵剿，另一方面上奏朝廷“饬令僧格林沁移师南下，会合皖军四面兜剿，以期永除巨患”（《方略》第185卷，唐训方奏折）；具体在淮河南北大、小蚌埠，则以总兵张得胜、普承尧率水陆之师分别在两蚌埠筑垒扎营“进图怀远，以牵贼势”（《方略》第186卷，唐训方奏折）。鉴于苗沛霖“在怀远夹河筑垒，势非水陆并进不能制胜”，清廷在得到有关奏报后，即饬令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攻苗事宜“随时与唐训方妥筹办理”，并增调在江苏的黄翼升等部水师、在皖南的何绍彩陆队四营“驰赴皖北，归唐训方调遣”，以厚集剿苗兵力（《方略》第191卷，清廷谕旨）。

三、苗沛霖部与清军大小蚌埠攻防战（上）

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公历1863年5月3日），苗沛霖在下蔡会议结束后，即派其亲信张士瑞率众首先袭攻位于蚌埠的清军水师营盘，清军将领张得胜率队迎击，毙伤苗部多人，击退其首次攻势（《方略》第185卷，唐训方奏折，见图2）。以此为标志，苗沛霖部与清军大、小蚌埠攻防战正式拉开帷幕。

从三月至六月间，苗沛霖部与清军在蚌埠、怀远间淮河南岸涂山脚下之李家嘴、上洪、下洪与北岸黑窑、林家圩及涡河口一带进行反复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

晚清枭雄苗沛霖。



欽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 癸亥年

四月初二日戊寅唐訓方奏言苗沛霖居心狡詐

怙惡不悛前次張落刑伏誅後該逆黨於軍威

稟請散練歸農彼時叛跡尚未顯露不得不暫

示羈縻乃自僧格林沁統軍北上該逆復以姜

台凌投誠被戮等詞搖惑衆心糾集黨與襲攻

蚌埠水師營盤經參將張得勝率隊炮擊斃賊

時任安徽巡抚唐训方关于苗沛霖“定议复叛”后首先攻袭蚌埠水师营盘的奏折。

六月十八日，苗部张士瑞率众2000余人连夜从李家嘴东进至大蚌埠筑垒扎营掳船，与清军张得胜等部对垒。次日，唐训方派陈松等“各带队伍约张得胜上下夹攻”张士瑞部。六月二十二日拂晓，陈松、张得胜两部“齐至大蚌埠”，与张士瑞部展开激战，苗部水师死伤多人，余众“弃舟而逃”，但其陆路仍依仗所筑营垒“负隅如故”，双方在淮河南岸大蚌埠相持（《方略》第193卷，唐训方奏折）。

七月初五日，苗沛霖自蒙城亲率部众2万余人在淮河北岸黑窑一带“抢筑营垒”，清军将领普承尧自南岸派队渡河迎战（《方略》第194卷，唐训方奏折）。次日，唐训方增派驻临淮关之游击何有能等“督队驰赴前敌”，行至小蚌埠，与张得胜联合攻击苗部在当地河沿新筑营垒（共30余座），何、张两部“前敌各营为夹攻势，连环轰击，自辰至酉始填濠越墙而入，连踏三垒”，击毙苗部1500余人（《方略》第194卷，唐训方奏折）。之后，双方亦在淮河北岸小蚌埠对峙。

七月初八至十三日，清军为保障淮河粮道畅通，与苗沛霖部展开宋家滩争夺战。宋家滩，位于淮河南岸大蚌埠席家沟以西，系淮河泥沙长期冲积而成的一处河洲（以明朝时怀远县农民宋仆到此落户垦种而得名，该河洲今已与南岸陆地相连），为控扼淮河之要地。战前，清军即在此处筑有营垒，派兵防守。七月初八日夜，从怀远开来的苗部突袭该地，将守军驱离，并在此“连营六座，直抵河岸，连日文报、军粮尽为阻绝”（《方略》第194卷，唐训方奏折）。唐训方闻讯后，急调由曾国藩派来增援、甫抵临淮关的何绍彩部陆队2000余人与水师王吉、丁泗滨部炮船百余只，水陆并进，向宋家滩发起反攻。七月十二日，清军行至小蚌埠时遭到苗部拦截，双方水陆之师激战多时，互有损伤，尤以清军遭苗部在淮河两岸所设火炮轰击伤亡惨重。七月十三日，何绍彩、丁泗滨等部越过小蚌埠溯淮西上，向宋家滩展开“会合夹击”，苗部据垒顽抗，双方苦战多时，其中丁泗滨水师“攻夺宋家滩炮划数十只”，但何绍彩陆队“河洲一垒未破，前敌粮运仍为贼阻”（《方略》第196卷，曾国藩奏折）。清军何、丁等部被迫撤回沫河口、蚌埠一带。

七月十五日，由江苏进援的黄开榜统带水师炮船百只到达临淮关，唐训方当即派其率船50只装载米面溯淮运送怀远、蚌埠间前敌各营，在蚌埠一带又遭拦击。苗沛霖部在河流狭窄处沙洲“横施铁锁木桩，而以枪炮伺击”，黄开榜水师进抵后“断锁拔桩，舍命冲突”，在付出重大伤亡和船只损失后，冲过封锁，勉强将粮食送达前敌各营；之后，苗部进一步加强淮河航道封锁，“连日于淮河两岸增垒八十余座，又以船填塞砖石或沉或浮，复于桅上重施铁锁横截河道”，清军虽昼夜苦攻，但收效甚微，“前敌运道竟无一线可通”（《方略》第195卷，唐训方奏折）。

面对怀远蚌埠间清军后路被截、粮运梗塞状况，唐训方不得不将在这一带作战的普承尧、张得胜等水陆各军撤退至临淮关附近，苗部乘势完全控制大、小蚌埠并进据长淮卫，直逼临淮关。随后，唐训方派姚荣麒等率部反击，经过激战方将长淮卫克复。

本文未完，阅读全文，请扫描左边二维码。

投稿邮箱：4034444@126.com

触景生情

与春惜别

□杨勤华

五月，晨曦初照，第一缕阳光温柔洒落，微风中蕴含着一丝炽热的气息，金银花悄然绽放，携带着醉人的芳香，预示着春天的渐行渐远，而初夏则以轻盈之姿，悠然步入我们的世界。

伫立于季节更迭的门槛，心中满是对春的不舍与伤感，同时，又怀揣着对夏天的憧憬与期待。回首刚刚离去的春日，那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是一场如梦如幻的诗会。春风，宛如一位温柔的诗人，轻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它吹绿了田野，让一片片嫩绿的麦苗，在阳光下展现出勃勃的生机，整个大地铺上了一层茸茸的绿意。当春风又拂过枝头时，桃花、杏花、梨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争先恐后地绽放出自己的艳美。它们红的像火，粉的如霞，白的似雪，尽显妖娆，争奇斗艳，把这春天渲染得如诗如画。那绵绵春雨，亦是春天的诗意，它总是在不经意间，淅淅沥沥地飘落。如丝如缕的细雨，像是天空对大地的软软情话，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也润泽着每一张笑脸。走在雨中，感受着丝丝凉意，仿佛能触摸到万物生长的气息，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让人陶醉其中。

“无可奈何春去也，似曾相识夏归来。”不经意间，春天已翩然离去，宛如一位温婉的仙子，只留下一抹淡淡的芬芳。而夏天，恰似一位热情的使者，怀揣着勃勃生机，匆匆而至，带来满目的热烈与绚烂。如今，那些娇艳的花朵已渐渐凋零，花瓣随风飘落，恰似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最终零落成泥。曾经嫩绿的树叶，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更加深沉，仿佛在经历着成长和成熟。此刻的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淡淡的伤感，就像与一位久别重逢的挚友再次分别，满心的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但，我知道夏同样是一位我熟悉的朋友，它会带给我另一番感受。

五月的阳光，不再像春日那般柔和，它的热烈越来越显现出来，透过斑驳的树叶，洒下的碎金分外耀眼，就像是刚刚点燃的火苗。在那光影交错之间，仿佛是夏天在展示它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此刻，初夏的风，也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它不再是春日的轻柔，而是带着一股清新的活力，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欢唱；吹过乡村和田野，让人生出一丝淡淡的乡愁。闲暇时，走到池塘边，荷叶已悄然冒出尖尖角，那嫩绿的荷叶，在阳光下舒展着小巧的身姿，它们正在为盛夏的绽放舒展着自己。

我当然知道，夏天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热烈与奔放。它带来了湛蓝如宝石般的天空，洁白如雪的云朵，让大地在烈日下袒露出最真实的模样。夏日的夜晚，繁星点点，蝴蝶翩然，蛙声阵阵，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这又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啊，它有着与春不同的美，能让你体会到它的独特。

在这别春迎夏的时刻，将对春的伤感化作淡淡的回忆，珍藏在心底，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对于到来的夏天，我只要用满怀期待的心和充满惊喜的眼睛，让自己去感受去感动。我会发现在炽热的阳光下，生命是那么的蓬勃；在那清凉的夏夜，聆听孤鸟空灵般的私语，由此带给我心灵的宁静；在涓涓流淌的山溪边，体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欢愉。

就让我在这五月的风中，与春轻轻告别，张开双臂，用真诚迎接夏天的到来吧。

地名史话

张龙庄里话张龙

□李焕俭 文/图

地以人传，人以地传。蚌埠市三县四区5090个自然村（庄）中，以姓氏、山脉、河流、湖泊、沟塘、桥梁、寺庙、树木命名的屡见不鲜。而以人名命名的极为罕见。怀远县就有以人名“张龙”命名的“张龙庄”。

张龙何许人也？张龙者，又名张隆、张元龙，生于清道光八年，清凤阳府怀远县西北乡张庄人，自幼习武，粗通文墨。晚清时期，朝廷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卖儿卖女，饿殍遍野，走投无路，杀富济贫，举旗造反。沿淮凤阳、五河、怀远、蒙城一带对清军打击最大的，要数捻军蓝旗镶黑边旗主张龙麾下的捻军劲旅。

当年，张龙受雉河集（今涡阳）捻军盟主张乐行的派遣，回乡秘密串联，伺机造反。回到张庄，张龙农忙务农，农闲结捻，习鞍马，练刀枪。咸丰初年秋，久旱逢雨，农民皆抢种晚秋。张庄西北年大财主，怕农民收了晚秋无法放债，丧心病狂地将一仓荞麦种汤煮锅炒，卖给农民。张龙得知，怒不可遏：“苍天无眼，此非人世矣！”遂邀来十八家兄弟，手执利刃，轻装便服，夜入年宅，刺杀年大财主未果，一把火烧了年家仓库。三日后，年财主告到怀远县衙。知县朱镇派遣80名官兵，提索拿绳，捉拿张龙。没有想到官兵刚到梅家湖，便被埋伏在路旁的张龙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望风披靡。官兵逃到怀远涡河北岸小街子（引凤街）查点人数，已死伤大半矣。至今，淝北古城新集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头线子火麻绳，西北乡里逮张龙，梅家湖边打一仗，捻子长毛是英雄！”

怀远淝河镇新集村张龙庄一瞥。

官兵败回县城，知县朱镇坐卧不安，夜读《水浒》，心想征讨不如招安。遂派员招抚张龙为怀远西部重镇龙亢团练总领，带领练勇维持地方治安。张龙借此合法身份，暗结捻党以图举事，不慎被龙亢豪绅发现，密告官府。官府设计欲诱捕之，张龙闻讯大怒，遂与练勇大掠豪绅而归淝北故里，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招兵买马，与官府公开对抗。民间口口相传：“张龙造反性子急，大旗竖在太平集！”太平集是张龙故里淝河岸边著名乡村商贸集市，人流如织，影响较大，名播淝河两岸。寿州团练总领苗沛霖奉清安徽都抚之命，发兵万余铺天盖地向太平集杀来。龙斗虎争，鹿死谁手？张龙见敌众己寡，便率招募的数百捻勇，快马加鞭，星夜兼程，西去雉河集，投奔捻军张乐行。

清咸丰五年（1855），张乐行在雉河集与各地捻党首领会盟，被推为盟主，称“大汉明命王”。发表《告示》和《行军条例》，建立捻军黄旗、红旗、蓝旗、白旗、黑旗五旗军制。严明纪律，统一号令。韩万年被推举为捻军蓝旗首领，张龙被封为蓝旗麾下镶黑边旗主。

张龙加入捻军后，如龙归大海，虎返深山，大显身手，率部先后转战正阳关、六安、怀远、凤阳等地，打得清军哭爹喊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张龙还与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军建立联系，被太平天国封爵“钟天福”，命其率部驻守凤阳、临淮关一带，为太平军、捻军筹集粮饷。2004年出版的《蚌埠历史》载：“1858年春，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主力自六安出发，沿淮河东进。捻军张龙部自固镇一带经小蚌埠沿淮河而上，与张、龚部数十万人会师怀远。”“……清军兵败，总兵滕家胜惊慌失措，单骑逃往宿州。端午节，捻军张龙部迭克蚌埠集、长淮卫之后，攻下水陆重镇临淮关，并趁机攻下凤阳府、县两城。”清光绪《五河县志·武备志》兵事载：咸丰八年（1858），驻凤阳、临淮关的捻军张龙，多次率部渡淮兵进五河。农历三月十九日，五河知县孙超率团练抗击张龙，兵败畏罪潜逃，张龙遂攻陷五河县城。此后半年之内，张龙所部多次攻入五河县。五河县城周边的团练头目聚众抗捻，多被捻军击毙。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新任五河知县狄融，督团练抗捻，被张龙部捻军击毙，五河县城又被攻克。张龙部捻军驻扎临淮关和凤阳期间，还多次进入泗州、灵璧、固镇及宿州境内，与清泗州州守李承颖、清军游击滕家胜等激战。咸丰八年至九年，是张龙军事上取得辉煌战绩的鼎盛时期。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铁炮响，冒狼烟！临淮来了张元龙，蓝黑旗，遮住天，捻军旗主先锋官，吃大户，杀贪官，吓得清妖到处窜！”

咸丰十年（1860），清钦差大臣袁甲三率大队清兵，会同总兵滕家胜部，以及五河、凤阳等地大批团练兵丁，乘捻军首领张乐行等参加太平军太湖战役之机，攻陷淮上水陆重镇临淮关后，接着进攻捻军兵力薄弱的凤阳府、县二城。从定远方向赶来增援的捻军，在凤阳县梁家岗受到清军大队人马的阻击，无法继续前进。凤阳府、县两城弹尽粮绝，相继失守，张龙被清军捆缚，五马分尸，抛尸荒野。

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张龙罹难后，宗亲四处潜逃，远走他乡。张龙兄弟三人和子女名讳，无人敢将其载入《张氏宗谱》。清灭亡，民国立，张龙入捻反清，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褒扬。民众以多种形式缅怀捻军骁将张龙。大鼓书艺人演唱《张龙造反》，曾一度风靡城乡。张龙故里张氏家族扬眉吐气，他们为区别附近几个同名的张庄，就把这里的张庄称作“张龙庄”。“张龙”庄名越叫越响，越传越远，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怀远县出版的地图和地名，均标注这里为“张龙庄”。

边看边说

风吹麦浪

□刘晓林

朋友从外地过来，我驱车相迎。走出城区，车子在蜿蜒曲折的乡间道路上行驶，道路两旁种的全是麦子，麦穗已经完全抽出，密密实实，蔚然深秀，让人不由得心生偏爱。

春夏之交，是乡村景色最美的时节。清明过后，小麦经过返青拔节，进入快速生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到了五月，田野里油菜花渐渐落幕，结出圆润饱满的油菜籽，小麦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生机勃勃，迎着和煦的风，轻轻地摇曳起伏，沙沙作响。

记得那一年我下放在邻县国有农场的一个农业队，八千多亩土地种的全是麦子。四五月间，小麦生长速度快，小麦黏虫也到了高发季，每天的早晨天刚亮，我们就要到地里选点查虫。清晨的田野，太阳还没有升起，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早起的鸟儿在田头的树丛中不停地鸣叫。为了防止露水打湿衣裤，我们用装化肥的塑料包装袋缝制成裤筒，套在裤子外面，走进青青麦田。此时此刻，置身在齐腰深的麦田，广阔的天空湛蓝湛蓝，眼前的麦田一望无际、像墨绿色的海洋。双手抚摸着细嫩的麦芒，软软的，痒痒的，好像在抚摸着丝滑的绸缎。微风吹来，麦穗儿在翩翩起舞，你推着我，我连着他，一浪连着一浪，排山倒海似地由远及近，又由近到远。这时，我总会想起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中的句子：“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

为了查看虫情，我在麦田里缓缓前行。不多久，太阳出来了，万丈霞光洒向麦田，这时风吹麦浪的场景在阳光的映衬下更加耀眼夺目。每一个麦穗，每一个叶片都顶着晶莹的露珠，它们在阳光下跳跃、摇曳，仿佛在述说着自己从一颗种子，经历了出苗、越冬、返青、拔节、孕穗，再到今天抽穗的所有细节。在近三百天的生长中，小麦历经秋冬春夏，伴随着风霜雪雨，经历过三九严寒，迎来春风拂面，春雨滋润，过不多久，就到了麦花飘香的季节，细小娇嫩的花蕊脱颖而出，随风飘散，孕育出饱满的籽粒来。

眼下，我坐在行进的车子里，微风拂面，夹带着浓浓的麦香和田野特有的芬芳，沁入心脾，恍惚间发觉，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畅快，每日里忙忙碌碌在城市的街道楼宇间，而田野里已是季节变换，一望无际的青青麦田，仿佛就是一首丰收的序曲，一首散发着乡村气息的田园诗，只要你用心去聆听，去体味，你就会发现这是最美的风景，最动听的乐曲。

要不多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子就会褪去青翠，仿佛一夜之间整个田野变成了金色的海洋，有经验的老农会走到田头，揪一颗麦穗，在粗大的手掌中搓一搓，吹去麦芒，数一数麦粒，捏两粒金黄饱满的麦粒放入嘴里嚼一嚼，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意，又是一个丰收年。

五月的乡村，“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置身在“连天麦浪波千顷”之中，目光所及，麦浪起伏，锦缎般绵延向远处。想着马上开镰丰收的景象，正像那首《风吹麦浪》歌中所唱：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

本报社址：安徽省蚌埠市胜利西路116号 邮政编码：233000 广告发布登记证：蚌广登字[2019]001号 定价：每份2元 本报印务中心(电话2051054)印刷 地址：蚌埠市纬一路63号 本报发行部(电话 4034400)发行
发行方式：自发、邮发 部门电话：调度办 4034648 采访一部 4034318 采访二部 4034378 编辑一部 4034018 编辑二部 4034808 新闻热线 4034444 办公室 4034208 4019006(传真) 广告中心 4010358